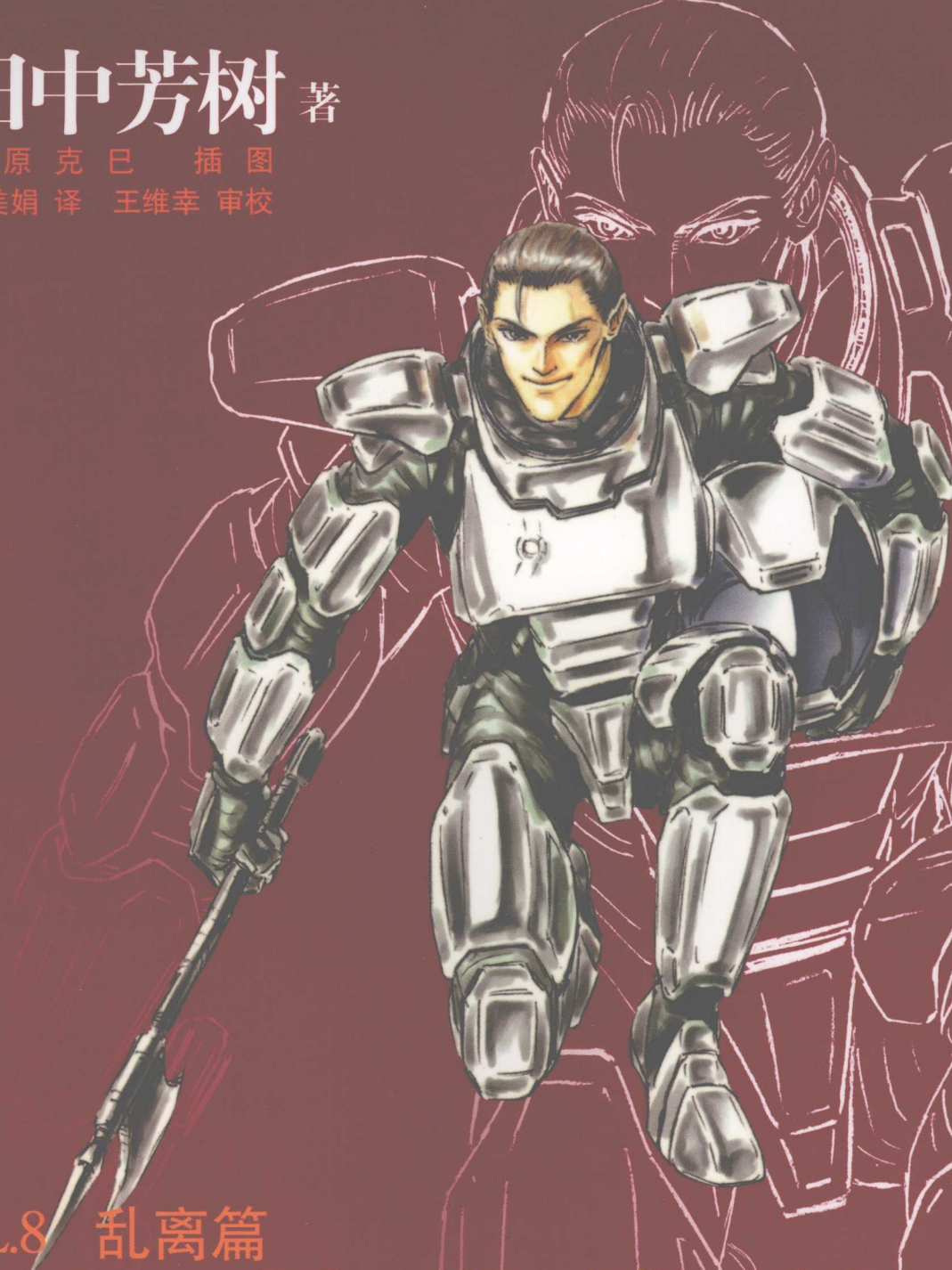


(H) 田中芳树 著

(H) 道原克巳 插图
蔡美娟 译 王维幸 审校



VOL.8 乱离篇

银河英雄传说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日) 田中芳树 著
(日) 道原克巳 插图 蔡美娟 译 王维幸 审校

银河英雄传说

VOL.8 乱离篇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河英雄传说.乱离篇/(日)田中芳树著;蔡美娟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302-0893-9

I.银… II.①田…②蔡… III.科学幻想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345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3029

【银河英雄伝説[乱離篇・上][乱離篇・下]】

Text Copyright©1987,2001 by Yoshiki TANAKA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1 by Katsumi MICHIHAR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DAIKOUSHA Inc.,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日本德间书店正式授权出版

银河英雄传说

VOL.8 乱离篇

YINHE YINGXIONG CHUANSHUO

(日)田中芳树 著 (日)道原克巳 插图 蔡美娟 译 王维幸 审校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5.5印张 220千字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0893-9/I·860

定价:24.8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目 录

第一章 风过走廊	001
第二章 春天的风暴	017
第三章 常胜与不败	043
第四章 万花筒	067
第五章 魔术师,一去不回	097
第六章 盛典之后	133
第七章 失意的凯旋	163
第八章 迁都令	183
第九章 八月新政府	207
田中芳树访谈(之八)	233

。唉一脚踏平土崩不有人辞安全，不次皇燕法由晶木的每番谢成叠云
 天不露出半眼一人移手叠指，空笑时森罗巨网由幽照楚神故佛“冥式帝皇”
 烈焚帝皇。天不露百景也帝皇毕毕的零长以五色纹的冥士的册，疑一火就
 冥士固帝的面前宁色中向半单叠指，冥金的碧舞青娜的幽越玄气零一西·赫台
 只曾由以孤城，冥金是胆，神这由黄金流册的挂天，冥雷亦再有神疾，于回
 冥前冥金！以此承前冥士天中而“于小冥金”改册并引戏佛的「似立取版

第一章 风过走廊

出朝浪破去分外刚母期巫了次册基友，森以简——器首印的盟四星自由自开
 大，盟四星自由了天都。盼各自收叠共齐，同帝回卷空冥与册。走大一由
 出副同注的烟渠派册自，昏来土既册从，中章的森罗巨网由幽照楚神故佛
 味字“言而女人籍，而然，伏壁的小夏殊修的心鼠群一中宙宇开最也不，由
 乘，冥宙台要只，纵册册的讯叠伏叠叠如册半空册两起过宙宇半一民编支皇
 。后京北沈箱，这册雨非的宙宇全参一册册的因
 册地宛总军固帝人走林合因笑，京心以册的露半卷与群册效味墨墨开册
 水湖门定·冯·才说冥册也册本册册以，清册册的冥本大帝皇为皇。内不各分
 册其册，人十二言色，内以既天·昂·不卷又册的册册册非册册，首改册天
 人披册册

“版小大盖林录”

又浴册的夫盖林册在商卷固皇册，册文皇半册一未册，册年的香墨盖固
 册，册的冥一帝皇出。册示者册册，本册不帝的册册册册册册册册册册，人
 册心美的册册册册册册一册册来册，冥册的叠册册一册

“册册册册，不册”

“册了要成，真册册册去册册交，册册册册册册册”

在犹如被击碎的水晶的点点星光下，金发年轻人甫下地上车的那一刻，“皇帝万岁”的欢呼热烈地响彻海尼森的夜空。就像年轻人一辈子也看不厌星光一般，他的士兵们对这位引以为豪的年轻皇帝也是百看不厌。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闪耀着辉煌的金发，举起单手向守护宇宙港的帝国士兵回礼。欢呼声再次雷动，反射在他那金黄的发梢。那头金发，就是以往曾与他对立的门阀贵族们称他为“金发小子”，而今天士兵们称他为“金发有翼狮子”的原因所在。

宇宙历八〇〇年、新帝国历二年四月二日夜晩，二十四岁的皇帝动身离开自由行星同盟的旧首都——海尼森，这是他为了征服伊谢尔伦走廊所跨出的一大步。他已篡夺银河帝国，吞并费沙自治领，消灭了自由行星同盟，大部分宇宙已纳入他那白瓷般的掌中。从地理上来看，自他那柔软的指间漏出的，不过是比宇宙中一颗最小的沙粒更小的部分；然而，就人文而言，它却是支配另一半宇宙长达两世纪半的政治势力最后的根据地，只要它存在，莱因哈特那一统全宇宙的壮丽拼图，就无法完成。

舰长塞德利兹准将毕恭毕敬地行礼之后，莱因哈特步入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内。组成皇帝大本营的幕僚群，以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首，包括非幕僚群的近侍艾密尔·冯·齐列在内，约有二十人，在其后尾随进入。

“玛林道夫小姐。”

随着皇帝的呼叫，进来一位年轻女性。她是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的女儿，担任皇帝首席秘书官的希尔格尔，昵称希尔德。比皇帝小一岁的她，留着一头浅金色短发，看来就像一位聪明活泼的美少年。

“陛下，有何吩咐？”

“朕忘了跟你确认，交待你去处理的事，办妥了吗？”

足智多谋、人称可抵一个舰队武力的伯爵小姐，对于莱因哈特抽象的询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请陛下放心，我已将您的吩咐传达给负责人。我想您不会再看到那令您不悦之物了。”

皇帝优雅地点点头，显得相当满意。在动身离开行星海尼森之前，莱因哈特下达唯一的命令——破坏非军事性的建筑物。他所要破坏的目标是被称为自由行星同盟之父的亚雷·海尼森的巨大铜像。

对于亚雷·海尼森的纪念馆和墓地，莱因哈特则不予干涉，因为他下这道命令的用意并不在于夸示武力。破坏铜像不只是出于他的审美，也是他对被竖立铜像之人的羞耻心的反讽。莱因哈特的一生，是与建造巨大雕像以夸示权力及权威的精神病毒无缘的。因此，他特意下了敕令，将自己的意思通令全帝国——只要罗严克拉姆王朝继续存在下去，在任何一位皇帝死后十年内，绝对禁止建造该皇帝的雕像，而且以后建造的皇帝雕像，大小也不得超过真人尺寸。

“若海尼森真是一个值得同盟人民敬仰的男人，那么他也会同意我的处置。巨大的雕像决非一个正直之人所能承受得起的。”

年轻的征服者对希尔德说。他对她点点头，之后的一瞬间，其精神的思路就从地上转往宇宙了。

就在此时，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和亚德鲁贝伦·冯·法伦海特两位提督已先皇帝一步离开行星海尼森，率领各自的舰队前往伊谢尔伦走廊。他们两人都是积极进攻型的战将，尤其是毕典菲尔特，统御着“黑色枪骑兵”舰队，一直享有猛将盛名。

自去年持续至今的这趟远征，一直都由毕典菲尔特担任先锋指挥官，他确立的实际功勋自不必说，他那威名本身所具有的破坏力就非比寻常。

对于他的骁勇善战，据说其他帝国军幕僚曾如此议论过：

“毕典菲尔特在最前线吗？”

“你有没有搞错！只要有那家伙在的地方，就是最前线。”

关于这段小插曲，以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的话来说，这很有可能是毕典菲尔特自己杜撰的；不过这些话对毕典菲尔特的形容倒是相当贴切，这点任谁都无法提出异议。

与皇帝莱因哈特同时由行星海尼森出发的，有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以及奈特哈尔·缪拉和亚伦斯特·冯·艾杰纳两位提督。按照计划，他们要在前往走廊的途中与舒坦梅兹提督会合。

另外，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提督也自帝国名义上的首都——奥丁出发，经由费沙走廊远道赶来，即使不算拨出来守卫费沙走廊的克涅利斯·鲁兹提督的战力，此次动员人数之众，仍然相当惊人。

而行星海尼森的警戒任务，则交由格利鲁帕尔兹提督负责。他是前一年以高等事务官的身份被派至海尼森的菲尔姆特·雷内肯普的旧部。出发前皇帝曾提醒他说，在拔擢人才时，务必以公正宽大为宗旨。结果格利鲁帕尔兹爽快地回答说：“在罗严塔尔元帅尚未到任前，海尼森就暂且交给下官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现任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一职，在征服伊谢尔伦走廊之后，他将冠上新领土总督的名号，统辖昔日自由行星同盟全部领域。今年，他三十三岁，比皇帝年长九岁。他将担任皇帝的代理人，统治近一半新帝国领域的广大宙域。迄今为止，罗严塔尔几乎已经完全满足了皇帝近乎贪婪的征战和经略方面的要求。待全宇宙的统一大业完成后，他将面临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考验——凭其自身才干，他是否足以担任广大占领区的行政官。不过，在才干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人对她有所怀疑。

另一方面，梅克林格提督率麾下舰队在伊谢尔伦走廊的另一端摆开阵势，已经遏制住杨威利等人的后方。一张包围走廊前后的巨网即将完成。

莱因哈特组成如此庞大的阵容，并动员身经百战的各位名将，只是为了讨伐一个人。

此人就是前自由行星同盟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杨威利元帅。在同盟末期，对莱因哈特及其麾下的提督们来说，同盟军就等于杨威利。在他们精神层面的内外，都飘着带有浓浓酸味的赞赏。有

多少位名将，有多少次败北，都因杨威利一人！

说得更讽刺一些，实际上就是“偌大的帝国为了击败一个人，而动员了所有的武力”。而以国家的立场而言，他们是为实现帝国的统一大业，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让杨威利成为反帝国势力的核心。

在堪称“移动的大本营”的战舰伯伦希尔上，皇帝的办公室中，正忙着探讨今后具体作战计划的莱因哈特，忽然把他那冰蓝色的眼眸转向秘书官希尔德，扬声说：

“如何？玛林道夫小姐，你现在还是反对朕亲自出征？”

聪敏的伯爵小姐反对皇帝亲征杨威利一众之事，众所皆知。注视着美丽首席秘书官的莱因哈特，笑容间隐隐带着恶作剧的表情。话虽如此，他询问希尔德的目的，并不是想让她屈服于自己，而是希望她提出反论。

“老实说，下官还是反对。”

希尔德看出莱因哈特的用意，便如是答道。听到这句话，眉清目秀的年轻征服者感到身体的节奏一阵上扬，证明了他的精神活力仍然汹涌澎湃，正寻找着伸展的天空。

“没想到伯爵小姐竟是这么顽固啊！”

莱因哈特无视她的个性，反而开朗地笑了起来。希尔德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脸上微微飘过一阵红晕。

“原来陛下早就把我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了。”

“这可有点不公平了，不是吗？”希尔德心想。她至今仍然反对亲征，是因为她了解莱因哈特想要亲征的真正动机，并非为了政治或军事上的理由，而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尊严和竞争意识。而这种意识中，也包含了他对竞争敌手的尊敬与期待。假设杨威利放弃抵抗，不战而屈，向皇帝跪地求饶，莱因哈特将会有什么感想呢？虽然这是他自前一年以来所热切期盼的事，但如果真是这样，他心中不免会感到失望吧。现在，皇帝把杨威利奉为他的战斗对象，并且以最高礼节——倾尽无人可敌的智略和压倒性的兵力——来面对杨。

对于帝国军的这一举动，杨威利将作何反应呢？他会坚守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吗？或是挥军前进至走廊的出口——艾尔·法西尔，挑起舰队大战？实在令人难以预料。

现在，帝国军的战线已经形成一条超越一万光年、既长且粗的光龙，以C字形的形态，穿过整个由人类所支配的宇宙。光龙的头部是在伊谢尔伦走廊的旧同盟领土方位，尾部则在伊谢尔伦走廊的旧帝国本土方位。若是伊谢尔伦要塞陷落，纳入帝国版图，那么光龙将首尾衔接，以O字的形态环拥宇宙。

如此绵长的行动线，原本是军事学上的一大忌讳，但是若敌我的战略状况优劣差别过大，这就不是个弱点了。置身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不敢采取大胆的行动，即使帝国军队长长地伸展开来，他也无法自侧面发动攻击。若说帝国军是一条光之巨龙的话，那么，伊谢尔伦要塞无异于一枚小小鸟卵。从战略上来说，两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别，杨威利必须借助战术上的胜利，才有可能扭转战略上的明显劣势。目前，他的处境和巴米利恩会战之时一样，步步艰险。然而，莱因哈特内心那头勇猛自负的有翼狮子，是决不会满足于只在战略方面将杨威利赶至穷途末路的。

“无论杨威利有多少奇谋，走到这一步，他在军事上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前进应战，一是撤退防守，如此而已。但他会作何选择呢？他会采取什么方法来对付朕呢？这倒颇值得玩味。”

霸气所至，莱因哈特便起而行之。行动上的自由是战略优势的保障。他决定一直穷追不舍，迫使杨发动反击，这也是因为他拥有稳稳控制百分之九十九的宇宙的绝对优势。只是莱因哈特还未完全保有推动历史和人类所需的王牌，而他那伟大的劲敌也是处于相同的情况之下。

出乎莱因哈特意料之外的噩耗，将地震波远自费沙传送而来，是四月十九日的事。费沙的代理总督官邸发生恐怖爆炸行动，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身亡，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及费沙方面的军队司令官鲁兹一级上将受伤，其他伤亡人员共四十一名。当消息经由超光速通讯传达过来后，正踏上远征之途的“金发有翼狮子”，冰蓝色的眼眸射出熊熊烈焰，一时为之沉默。

只有前进，莱因哈特才能找到生存价值，而企图以这道无形的污秽锁链来束缚其前进的恐怖行动，其详情则如下：

四月十二日，来自帝国本土的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以及从旧同盟领来的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再度于费沙会合。他们曾是已故的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的左膀右臂，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一同获得胜利。而这时，前者正精神昂扬、步伐坚实地赶往伊谢尔伦方向的主战场，后者却只能带着败北的创伤，奉令留驻此地。

鲁兹的新头衔是“费沙方面军司令官”，任务是负责警戒新帝国最大的交通、物流、通讯要道。这项职务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但眼看与杨威利的最后决战即将爆发，他却被迫自最前线撤回，这对军人而言，实为莫大的憾恨。他失去了洗刷被杨威利以诡计再次夺回伊谢尔伦要塞的耻辱的机会，只好让主君和僚友去为自己报仇了。

瓦列不禁对这位同僚深表同情。因为中了杨威利的诡计，鲁兹过去所立下功勋的荣耀全部化为乌有。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失败感，他也经历过。然而，若直率地表示同情，只会徒然加深鲁兹的伤痛而已。而瓦列明知博尔德克是为了向自己和鲁兹献媚，但他还是答应参加其为二人所举办的欢送兼欢迎会，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安抚鲁兹的机会。晚宴开始是在十九时三十分，由于瓦列左手的义肢不太灵活，当他调整好义肢赶到会场时，已是十九时五十五分了。

高性能军用炸药爆炸的时间，恰好是在他到达之前的十九时五十分。瓦列得以避开恐怖行动，幸免于难，反倒是托义肢之福了。甚至可以说，这或

许是前一年讨伐地球教本部时，向他挥舞毒刃的狂热分子所赐的功德。不论是何故，他在惨剧发生五分钟后赶到现场，冷静地给完全处于混乱和狼狈中的人们下达指令，成功地控制住即将造成恐慌的事态。人们对这位毫发无伤的提督感到无比信赖。

席尔瓦贝尔西立刻被送往医院，由于大量出血，而且其头骨内有金属片嵌入，他无法恢复意识，于二十三时四十分心脏停止跳动。

罗严克拉姆王朝中最高级别的技术官员就在这场恐怖行动中陨灭了。席尔瓦贝尔西曾有两个野心：其一，健全新王朝的社会资本与产业基础，创造征服之后的经济建设新时代；其二，使自己成为指挥经济建设新时代的技术官僚群体的核心人物，并伺机登上帝国宰相的宝座。“这两个愿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他信誓旦旦地放言。的确，他实现愿望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如今他的野心只能随着他自地上永远消失了。

暗杀事件发生后，瓦列延后离开费沙的日期，他向莱因哈特报告事件经过，同时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临时葬礼，并坐镇指挥搜查嫌疑人，进行各项善后处理工作。

“没用的暗杀者！反正是要暗杀，干脆一起把奥贝斯坦干掉，这样或许还会有人赞赏呢。”

瓦列当然没有说出这些话来，但他对鲁兹和其他两名伤患态度上的明显差异，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于奥贝斯坦，他只是尽对上司应有的礼貌，前来探视一番，加上有医师的指示，所以立刻就退出了病房。对于博尔德克，他仅派副官代为问候。他自己则亲往鲁兹的病房。或许是预示着鲁兹命运的曲线多多少少在上升吧，他并没有伤及内脏，还有两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精神反而更有活力。当瓦列前来探望他时，他对瓦列说：

“我怎么能比奥贝斯坦先死呢？我要在他的葬礼上，念上一段虚伪的悼词，顺便在心中对他吐舌头，我就是在等待此事，才至今都未战死。”

军务尚书也太招人厌恶啦！——瓦列把自己的心声搁到一边，苦笑起

我的祖父非尔吉·普里弗斯特，前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常非然当时，来

不神群因
奥特·亚特

一基研美普

手群不会太

精工能白我

官高最的羊

。附天

此因音必并

各甲，葛尔

伴尚涌江谷

剪时一前自

曾研世限只

；心费孔离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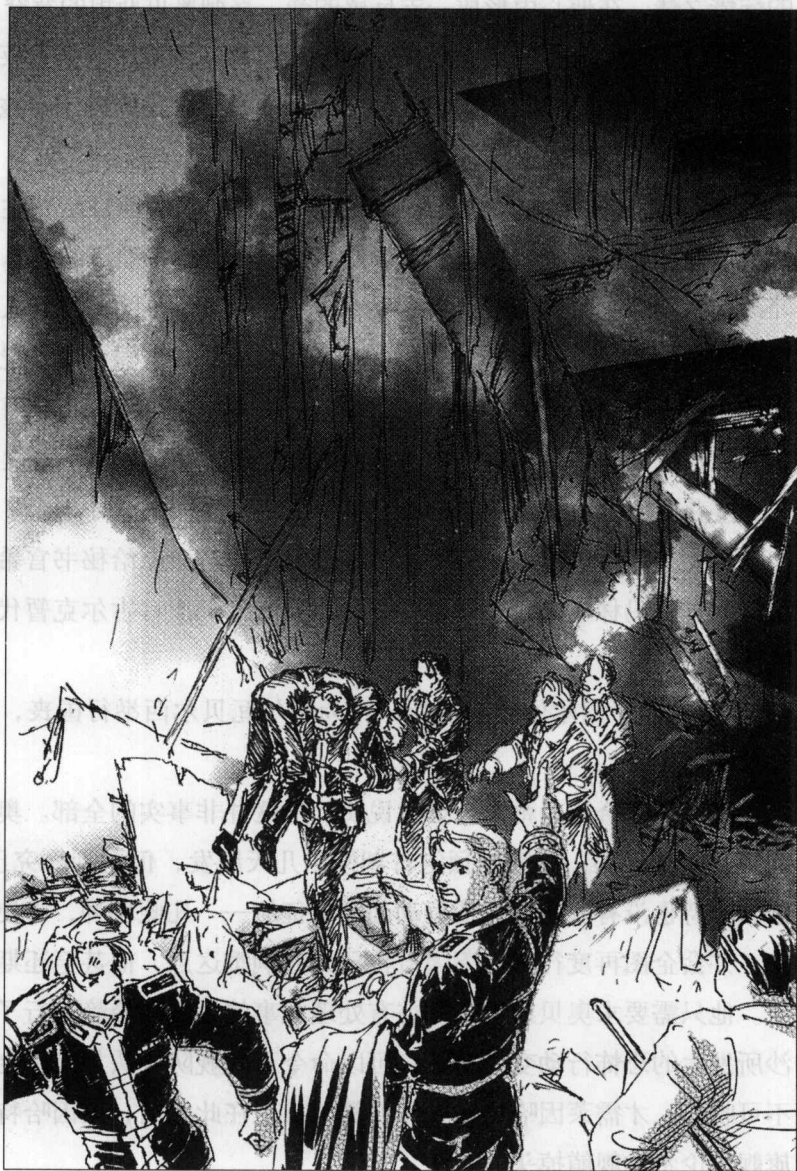
不剩游入班

又非其非有

费五果成

因志事苦

群群必全宗



意办一板潮只漫。付式变名知出非群合因素免替不出游尔帝官评游激首

意的融会知群群有委群合因素。对游由西尔凡瓦尔来前游群游帝皇皇杀，见

来。他当然非常了解鲁兹的心情。三年前，对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的死的惋惜之情，在他心中形成一支反感的箭，直刺奥贝斯坦的背脊。

结果，事件发生一周之后，瓦列就启程离开了费沙。根据莱因哈特所下的命令，该地的警戒和搜查犯人的任务都交给了鲁兹的助手荷兹拜亚。待奥贝斯坦和鲁兹完全康复后，这些任务当然会再交给他们。

“犯人可能是地球教的残余，或是潜伏于地下的前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一伙人。没想到他们竟敢在这个重要的时机，惊扰皇帝陛下的心思！”

荷兹拜亚不禁咋舌，正是因为“这个重要的时机”，犯人才会不择手段地在帝国军后方从事破坏活动。不过，犯人并未得逞，除了已死亡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以外，犯人所要刺杀的对象主要是三名帝国军的最高官员，但这三人之中，奥贝斯坦与鲁兹只受轻伤，而瓦列更是毫发无损。

接获凶讯的皇帝莱因哈特，在哀悼失去所重用的人才之余，并没有因此而放慢往伊谢尔伦方面的行军速度。他只下一道命令给秘书官希尔德，即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下令服丧一日，并派工部次官古尔克暂代行工部尚书的职务。

“等攻陷伊谢尔伦要塞以后，再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国丧，目前一切便宜处置。”

尽管莱因哈特对希尔德如此说明，但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奥贝斯坦和鲁兹只是受了轻伤；尽管比预定日期慢了几天出发，但瓦列终究已离开费沙；莱因哈特也没有因此次恐怖行动而中断征旅——凡此种种，将使犯人焦躁不安，并会企图再度行凶。莱因哈特已充分洞悉这点，他甚至还期待着此事发生。他只要求奥贝斯坦和鲁兹有处理此事的手腕和冷静就行了。如果在费沙所发生的恐怖行动变成动乱，可以命令瓦列舰队掉头加以平定。若事态仍不可收拾，才需莱因哈特本人作打算。反正在此之前，莱因哈特完全没有将旗舰伯伦希尔舰艏掉头的想法。

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不赞成莱因哈特在此时改变方针。她只陈述一点意见，希望皇帝能够厚恤席尔瓦贝尔西的遗族。莱因哈特或许稍稍误会她的意

思，也许是假装误解，以清楚地探求她战略上的见识。

“玛林道夫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朕？”

经这一问，她倒真有一件事想唤起莱因哈特的注意。

“陛下！如果杨威利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进攻帝国本土，您该怎么办？万一梅克林格提督的防线被突破，那么，从伊谢尔伦到帝国首都奥丁之间顿失屏障，杨威利届时将如入无人之境了。”

“你说得不错！这倒不失为上策。也许杨威利也想玩弄这种花招，不过，前提是他必须握有充足的兵力。名将的才气受其他条件牵制，这实在是件憾事哪。”

莱因哈特秀丽的双唇绘出一条讥讽的曲线，他话中影射的人是谁，没有人知道。环绕在杨威利四周的严苛环境，到底是谁的所作所为造成的？

“朕倒很想给他五个舰队，看看他还能变出什么把戏——想来挺有趣的！”

“陛下……”

“伯爵小姐，朕若要休息的话，首先必须把和杨威利之间的旧账算清才行。只有使他屈服，完成宇宙的统一之后，对朕来说，一切才算有了开始！”

谏言巧妙地被封住了，希尔德沉默着，她只得静静地聆听皇帝的声音。

“不过，即使如此，朕仍感到有点遗憾。真想和那位魔术师站在对等的战略条件上，来一次正面交锋……”

希尔德这才提出反驳：

“这样的话，陛下，您大可以放弃这次的交战，退回费沙，甚至班师回朝，返回帝都奥丁。待杨威利养兵蓄锐、声势壮大之后，再与他一决雌雄即可。您又何必一定要与穷局一隅的杨威利决一死战？”

这次，换成莱因哈特默不作答了。他像是承受不住希尔德直谏的刺痛似的，不住地抚弄着胸前的垂饰。

III 竹言县不县科，服小夫重科因

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那充满活力的灰色瞳眸中，微微泛着复杂而波动的光彩。他本来就喜好敏捷迅速的行动，而在不安的阴影中深思熟虑，恰与他的个性相反。当初他向妻子艾芳瑟琳求婚时，曾经烦恼得焦头烂额，但他现在心中那股不安的感觉，却又与之有所不同。

对于费沙的不幸事件，米达麦亚的感情极其复杂。

“奥贝斯坦没死啊？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机会证明他是人类呢，他却把握不住。鲁兹只受轻伤，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他的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语气更是尖酸毒辣。

“单就可能性来说吧，即使那个‘会走路的毒药’奥贝斯坦，有胆量策谋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我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有一就有二。”

米达麦亚忽然闭口不再做声，因为这些话无异是充满恶意的中伤之词。

米达麦亚对奥贝斯坦的厌恶，是天生的，是禀性使然。他知道这位头发半白、装着义眼的军务尚书，自有其主张的理由，且身负重大职责。话虽如此，米达麦亚仍无法摒除个人的好恶情绪，去认同奥贝斯坦的论调。

而罗严塔尔排斥奥贝斯坦的理由和米达麦亚的又略有不同。这两个人像是在抢同一块珠宝。他们都将理想寄托在莱因哈特皇帝身上，期待有朝一日美梦成真。然而，由于两人的理想色彩大相径庭，所以冲突与对立的形成自是难免。

以米达麦亚的聪颖机敏，自然不难看穿这点，但令他感到黯然的是，能洞悉此事以及洞悉此事而引致的后果，实在无法两立。他认为，即使对罗严塔尔表明自己的想法，罗严塔尔也不见得会直爽地加以认同。而对奥贝斯坦，他根本就不想讲。米达麦亚认定奥贝斯坦与自己处于对立地位，所以他只会拒绝妥协，不愿改变心意。如果真是这样，奥贝斯坦自然容易遭受他人误解或敌视了。至于罗严塔尔，米达麦亚深信，这位好友的聪敏绝对在自己

之上，不过，罗严塔尔却将之封起而随波逐流，米达麦亚最近开始担心此种可能——那潮流可能将成为瀑布而坠落到无底深渊……

“看似漫长的战争，又好像很短，不管是长是短，这次总要有个了结了。”

“但愿是我们所盼望的结果。”

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上，正进行着作战讨论会议，众人最后却扯到这个话题上。他们并非已厌倦战争，而且，正由于他们没有厌倦战争，才会不自主地联想到战争全面结束后的情景。这种感觉和他们主君的想法略有不同。

“对了！那件事怎么样啦？”

听到对方有些迟疑的询问，罗严塔尔以他那闻名遐迩的金银妖瞳注视着好友，并以一半是恶作剧、一半是敷衍的声音，冲击着米达麦亚的耳膜。

“咳！我不知道啊，我也不想去知道。阁下对那个女人有兴趣吗？”

“我有兴趣的是你的态度。”

两人同时沉默下来。使他们陷入沉思的就是怀着罗严塔尔孩子的女人——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这种话题就算继续讨论下去，也似乎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罗严塔尔不想要孩子，米达麦亚和妻子却没有生下孩子。世事总以各自的形态让当事人痛感它的不公。

四月二十日率领帝国的前锋部队，步步进逼伊谢尔伦走廊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旗舰“王虎”上召开会议。敌军已近在咫尺，但为等候离开海尼森、即将前来此地的皇帝莱因哈特，他必须停止前进，也必须彻底统一全体舰队的意志。

这时，其中一位幕僚自作聪明地提出一项建议：

“向杨威利发出和平宣言。若他将伊谢尔伦要塞乖乖地献给皇帝，并发誓臣服于银河帝国，则可保全他们一众人的性命。不止如此，我们还可以答应他们几个条件，比如认可艾尔·法西尔或其他地方的自治权，允许其内部继续施行共和主义等。”